



徐则臣 (连载 1)

雷声奔跑的速度极快，因为闪电已经到了学校里。二十五岁的初平阳看见一道红色的霹雳划过中文系楼前的天空，仿佛天空突然分裂，伤口红艳灼灼。主任办公室的窗户不够大，初平阳的视野受限，但凭感觉，他知道这道闪电一定很长，长得足以横穿整个校园。一道闪电最短的也有一百米，长的可达数千米。数千米有多漫长？他坐在系主任对面，一下子很难恢复对数字的明确概念。他觉得空气中热了一下。闪电的温度在摄氏一万七千度至两万八千度不等，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的三到五倍。

“困难系里都明白，”系主任等咔嚓的霹雳声过去，用手指直接掐灭烟头，“我和系里的其他领导商量过了，你就辛苦一点儿，挑个头，吕冬老师做副手，配合你工作。就这样吧，要下雨了。”主任站起来，咳嗽一声，呼吸道里的痰像又一声雷在游荡。

初平阳只能从了。他备课、教书，奔波在辅导员的岗位上。一年

车队抵达行营两天，特使还未到来，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天。大公让小棉玉前去迎接。特使再一次临时改变路径，由河西大草营滞留一夜，改由护城副都统手下拱卫。此行消息严密，连驻守的将军们都瞒过了。

与上次来行营一样，总管满脸和善地将舒莞屏引到住处。还是他一人用餐，还是极简的餐饭。总管有些为难，说：“总教习大人，饮食着实粗陋了些。大公一再叮嘱，说劳民艰辛，日常不可奢费。”“哪里，这是最好的。”等待特使的几日，大公没有唤他共习洋语，也没有走出书房。他知道她正准备即将到来的大事，无暇分心。

第三天小棉玉回来了。憋儿告诉舒莞屏：“那个特使来了，正在休息。这家伙一路紧张张张，大概累个半死。”舒莞屏见到了小棉玉，她说：“特使还好，人满精神。不过他太瘦了。”“啊，是这样！多大年纪？”“看不出，也许四十上下。干瘦，脸绷着，不苟言笑。”她说大公极可能与特使在夜间九时至凌晨一时见面，请他稍做准备。不解：“为什么要等那么晚？”“革命党人夜间很少睡觉的，大公为了尊重特使。”他点头，心里想到的是另一个人：冷霖渡大人。

一如计划，会面九时开始，地点在书房。参加的人除了大公和特使，只有文书和舒莞屏。书房多了一盆玻璃海棠，其余照旧。圆桌前有几把高背椅，桌上是咖啡和茶、精致的小圆点。大公与特使对坐，稍偏一点儿是舒莞屏，一旁是文书。舒莞屏尽管提前从小棉玉那儿得知一些特使的面貌特征，亲眼目睹还是忍不住惊愕：此人面色精白，瘦到贴骨，单眼皮下双睛尖亮，一绺稀须，短发，立领洋服，黄铜纽扣，脚踏白色皮鞋。

“特使先生，这里我要引见一

零八个月。在初平阳不到二十七年的生里，时间的流逝从未如此缓慢，他觉得二十个月占据了她的半生，生命漫长得让人厌烦。他缺少处理乱哄哄的生活的能力，每天他只能专心做好最多三件事，多一件都乱，对他都是折磨；他总是学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学不会敷衍塞责。如果一万件事放在面前，他最后得把自己扯碎成一万份。他羡慕那些面对一万件事只取三件施以专心的人，他想不通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七件，他们是如何漫不经心地处理好的。在这二十个月，他咬着牙支离破碎地活着，每一秒里都充满了厌烦、绝望和恐惧。

他为自己穷于应付自责，为忙于琐事疏于备课自责，为自己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各种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上自责。辞职以后他几乎不喝酒，听见喝大酒就怕，在辅导员的位子上他喝怕了。他要陪各种领导和权贵喝，这是工作。领导们说：小初，我意思，你干掉。他觉得喝下去的不是酒，而是眼泪，每喝下一杯他就增加一分悲伤，每喝过一次他就积累一重绝望，直到他把无以复加的悲伤和绝望全部吐到洗手间，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失声痛哭。别人以为他痛哭是醉酒的一种怪异的表现，其实他是难受，难受得不可自持。

他要感谢吕冬，很久以前他们就是朋友。一年零八个月里，吕冬帮他做了不少事。同时他也觉得十分对不住这个朋友和同事——他辞职之后，吕冬被迫担负了他的角色，而且没有另外一个吕冬来帮忙。那时候，吕冬教中文系的写作和其他系科的大学语文，他比初平阳还要沉默，比初平阳更不擅长应付繁杂凌乱的生活。在中文系的同事们看来，吕冬老师只是一个影子：两脚出了教室的门，话立马就少了；开会坐在最后，从不发言；进

阅览室他偏安一隅。他生就一张忧郁和腼腆的脸，辅导员的工作让他那张脸上加霜。去年三月，初平阳在北大见到一个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同学，问及吕冬，同事说，吕冬啊，头脑出了点儿毛病。初平阳刚地出了一身冷汗。

辅导员生活进入一年零七个月时，初平阳在为是否辞职做最后的考虑。他又一次想到中性的丁老师。那个周五，舒袖从实验中学的讲台上下来，直接来到初平阳的宿舍。他们照例先干坏事，初平阳的表现不是很好。两人倚在床上看二手电视里转播的一场足球赛，国家队对韩国队，国足上半场踢得就很难看，下半场更惨不忍睹。初平阳问舒袖：

“你觉得我还是个男人吗？”

国足又丢了一个球。

“基本算是吧，”舒袖说，“好赖挺过了上半场。”

初平阳悲哀地笑了。

舒袖及时发现了这一点，她把初平阳的脑袋揽进自己的怀里，小声道在他耳边说：“宝宝，你当然是。你是最棒的男人。你的耳朵还在呢。”

“辞职！”

“嗯，辞！”舒袖说，“咱们不让自己不高兴。”

上完那学年最后的二十三天课，初平阳递交了辞职信。舒袖也辞掉了实验中学的教职。八月初，两人一起去了北京。一年零四个月后，舒袖返回淮海；回到故乡，基本上意味着两人分手了。她给他的最后一条手机短信里，第一句是这样写的：

——想你的耳朵和未名湖。

初平阳坐在湖边简陋的小屋里反反复复地看那条短消息，直到确信舒袖再也不会回来。他把

镜子从写字桌上拿到面前，有生以来头一次，在镜子里最先看见的是两只耳朵。从此以后，这个视觉选择上的怪现象不曾改变过。对所有镜子来说，总是先映照出他的耳朵，然后再出现脑袋和五官，接着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以及背景。因为舒袖，镜像打破了共时性规律，有了层次和步骤。

“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，”在那条短信的第二句，舒袖写道，“都要让我知道。”第二句也是最后一句。

这条短信是三年前的，初平阳没有回复过，因为三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回来。十字路口空无一人，他站在品牌鞋店的玻璃橱窗前，犹豫是否要告诉舒袖。站着不动从来都做不到好决定，他开始往花街上走，低着头看着脚尖，好像那决定在路上，小心别让自己踩没了。到了蓝麻子豆腐店门口，他决定发一条短信，共四个字：

——我回来了。

走到石码头也没有回音，初平阳有种失落的放松。他告诉她了，但她没回。也许没收到；也可能早换了手机号；也许早就删掉了他的号，根本不知道是哪个疯子大半夜的发这种莫名其妙的短信；或者，手机早关了，那就等明天再说。反正他告诉了。他有一种逃兵般的庆幸。进了家门，父母都在等他。母亲知道儿子有开夜车的习惯，用家里所剩不多的黄芪和红枣熬了一瓦罐汤，补气，增加免疫力的。她盛好了端给初平阳，要看着儿子喝下去才放心。刚喝一半，手机响了，短信提示声是只蝴蝶在叫；初平阳的手抖了一下，幸亏碗里只剩下了一半。他提醒自己把碗端牢靠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68)



位特别的人士，舒先生，他是舒府大人舒济的公子。哦，想必您还能想起舒大人。”万玉大公这样介绍。特使面无异色，伸出右手：“当然难忘！公子好！幸会之至！”说罢再无多言，更无热情。舒莞屏觉得刚刚握过的手有点儿寒意。他声音低涩，回应同样简洁：“特使先生好！幸会！”接下去转入正题：特使对大公说，总首极其重视该次会面，这是革命党与沙堡岛的首次会谈，对于彼此当有重大意义。舒莞屏注意到对方一直未提“大公”二字，只称“阁下”。“阁下手迹见诸报端并于民间流传，总首甚是钦佩，期待未来与阁下会面，共商驱虏大计！”

万玉大公听着，面色安然。她亲手为特使添茶。特使言毕，等待大公说些什么。静寂片刻，大公转向舒莞屏：“特使按年龄看为你兄长，你在同文馆数年，皆为通洋人士，共识必多。公子有何话说？”舒莞屏对大公的问话毫无预料，一时措手不及。他镇定一下，说：“特使，大公与总首会面，该是何等重大。”话语刚落大公就笑了：“公子谓之‘重大’，真真如此！特使先生，这里容我再次请您传达总首先生，在下切盼总首能够择机访问河西。我们携手之日，必是鞑虏败亡之时。以总首之胸襟见识、外邦友朋，我们有幸合作，大业可成！特使此行匆促，不能去沙堡岛会见冷霖渡大人了，国师将失去当面请教的良机。”

她语气不徐不疾，甚是平和。

特使端坐，身躯一直挺立，面色如初。舒莞屏觉得这位男子甚是特异，仿佛周身无一丝油脂，全由坚韧肌骨构成，好似脱水风干一样。他又屏住呼吸，咽下一个惊叹。大公站起，一场会见即将结束。书房的门由卫士打开，总管站在门外。时间刚过午夜，大公邀特使宵夜，仍由舒莞屏和文书陪同。

还是那间餐厅。这里比过去多了几支叉形烛台，粗布白巾上的餐具闪烁光泽。高脚杯和果子酒，刚烤的面包。菜肴较庆贺战事大捷的一夜更为简单，仅一荤一素一汤。大公持杯致辞，多半与书房的话重复。特使话语更少，只用舌尖沾了一点酒，吃得缓慢，把自己的一份打扫干净，又用面包擦过碟子上的汤汁。夜宵结束时舒莞屏得知，特使在行营逗留的时间只剩三十个小时，明天某个时候，和将有一次茶叙。

第十二章

特使离去前的三十个小时，发生了一件令舒莞屏深为悔疚的事情，这将让其陷入长期的自责和不安。那天夜宵后互道晚安，分别回到住处歇息。舒莞屏入眠稍稍困难，因为刚刚经历的这场会谈实在太重要了。他有太多的遗憾

与费解：双方自第一次约定会面到现在，必有诸多准备和期待，特使因旅程险峻不得不拖延日期并更易会谈地点，历尽周折；然而两人正式会面的时间竟这么简短，所谈内容又大致是一些客套之辞。他一直在想那个特使的言谈举止，还有周身透出的气息。这对自己是全新的经历：无论是在舒府还是南国，都不曾见过类似人物。“原来这就是革命党。”他心里咕哝一句，睡着了。

入眠晚，醒来却比平时早。梳洗完毕，正要去餐室，拉开窗帘见到不远处有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，是特使。特使当时背向这边，站在那片茂竹前一动不动。舒莞屏因为好奇，出门沿甬道往前，从边门拐出，去了小院。特使被脚步惊扰，转过身，投来一双尖利而沉重的目光。他们互致问候。舒莞屏自然说到许久之前：自己年少，未得机缘见识父亲出洋的朋友。对方点头，视线落在密挤的竹竿上。“舒大人离世出乎意料，最初得知消息悲伤之至！”特使叹息一声，话题很快转到舒莞屏就读的同文馆，说到南国：“那是总首行医的地方。”“啊，他是医生？”“悬壶济世，人体与国体原理相似。欲救吾国，总首找到了一剂良药，即‘革命’。”舒莞屏听到那两个字，发现一道炽亮从特使眸中划过。

(未完待续)

星空与半裸树

陈彦 (连载 22)

安北斗内心更加不安起来。他觉得问题比他想象的要严重许多。从温如风准备要告县委王书记的口气看，好像年关问题不大；可从他砍铡面刀的凶劲儿和那句狠话中，又分明潜藏着当夜就可能出现某种危机。他只能悄悄安顿花如屏，让她警觉些，干这莽撞事何苦呢？老婆娃娃都不要了？花如屏说没事，他就是说气话，真有那么胆，树也不会让人偷了；人也不会黑更半夜被打成那样。不过她把话锋一转又说：“这些要是解决不好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兔子急了都乱咬呢，何况人。他孙铁锤把树偷卖了，把人打成这样，过个烂年，还嚣张得放铳子，要是把存罐惹急了，说不定会闹出啥事来呢。”

“千万不敢哪，花嫂，你可得把存罐哥看紧了，弄出乱子来，家可就塌火了！”

花如屏还是话里有话地说：“那就看你们政府的本事了，我可管不住。存罐这人你知道，一辈子没惹过谁，跟个蔫萝卜一样，这回实在是被欺负得转不过脸了，他们下手多狠哪！”

“知道，嫂子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这几天可一定要把人看紧了。听不得铳子声，把门窗关严些就是了。”

从温家出来，安北斗习惯地看了一下天空。山里的夜空永远都是那么繁星密布，望一下，都觉得是一种眼福。不过今晚被鞭炮放得有点儿乌烟瘴气。尤其是孙铁锤家，炸得就没停，这家伙是咋了？他想去看看，主要是不想让温如风再受过大刺激。

孙铁锤家住在村子最中心的位置。从刁把山顶看，整个北斗村像一个蜘蛛网，孙家就在网中间织得最密的地方。说高门大户也算不上，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那阵儿，孙家还是贫农，房也是分的地主家的。他爹娶的就是地主的小老婆。后来一步步成了村里主事的，无论人脉、势头，也就一点点把风水转成了现如今这个样儿。

安北斗走到孙家时，门口还聚集着叫驴、羊蛋、狗剩、骆驼、磨凳等一干人，跳着喊着在放铳子和雷子炮。不仅把一村的娃娃都吸引了来，而且家家户户似乎都有来捧场的。连孙铁锤自己也闲不下，点了一个冲天炮，在地上一响，进到半空，竟然还炸出六响来，叫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。见他来，孙铁锤招呼了一声：“北斗来了！”他从来都不叫他安干事，还有安主任什么的，无论谁在哪里当干部，回到村里，他孙铁锤都是老大。

安北斗也习惯了，孙铁锤毕竟比自己大两岁，按村里的老称呼，还叫他孙哥。孙哥让他到屋里坐，毕竟是镇上的干部，他就进屋里坐下了。外面仍有叫驴几个在放“大地红”。大户人家门口永远都不愁添喜庆凑热闹的人。

安北斗有点儿单刀直入：“孙哥，年三十晚上咋就整出这么大的动静？”

孙铁锤一笑说：“我总觉得今年有点儿晦气，村里大树被偷了好几棵，连我自己的也被偷了。加上温存罐到处告状，听说王中石都拍桌子骂人了。你说咱北斗村好事无人知，瞎事传千里，是不是得炸炸霉气？开年我还想甩开膀子好好给村里干点儿事呢，就这驴日下的老给人添堵！”

原来孙铁锤也一肚子气，连着骂了一串温存罐。他就说：“孙哥，你毕竟是村上拿事的，别跟他计较。刺激得过火了，再惹出啥事来，你也不好过！”

“我还怕他个烂推钢磨的，想告尽管告去。他整的动静越大，不定县上越关注北斗村呢。如今不是兴知名度、要打广告嘛，让他好好打去。”

话赶到这儿了，他就问了一句：“孙哥，你估计是谁打了温存罐？”

“谁知道谁打了他，打了也活该！何首魁还问是不是我打的，我说我还嫌脏了手。何况那晚，我们村一直在开会，研究明年种烤烟、买烘干机的事呢。”

他就不再不好说啥了，但还是提醒道：“孙哥，今年冬里干燥，村里到处都堆着麦秸和苞谷秆，小心放铳子、鞭炮把那些东西引着了。还是少放些安全。”

孙铁锤把手一挥说：“放心，离麦秸和苞谷秆都远着呢。不炸炸晦气，北斗村就不得安生。”

从孙家出来，安北斗突然觉得自己防范的任务加重了许多。他也不再无心到亲戚同学那里走动了，端直回到家，就位在望远镜后边，定定观测着温家的动静。偶尔也忍不住要把大炮筒子朝星空望一下，也就一偶，立马又得对准温家前后门。那把铡面刀实在有点儿像冷兵器时代李逵们使的那些玩意儿，割谁的鸟头犹如削泥。孙家闹的响动越大，他眼睛也就瞪得越圆。

当安北斗生怕温如风扛了李逵们才使的“趁手兵器”，连夜去削了那歹人的鸟头时，温如风偏是温柔如风，干了一件黑夜最适宜干的人性勾当。

(未完待续)